

闹铃刚响,他就从被窝里伸手按断铃声,晕乎了两分钟,起床,瞥了一眼钟面,7点?!他平常工作日不都是调成6点的么!或许是最近忙晕了,不小心给调错的?

近期确实也忙乱,项目招标、会议筹办、主题报告撰写……昨晚他加班加到凌晨三点多,不想早上却睡过了头。

他住在京郊的地铁旁,到市内上班,坐地铁先后要换乘三次,前后约莫花一个半钟头。他本是个急性子,平素每天尽量早点起,赶在7点前上地铁,人也少点,运气好的话,还能有个位子坐坐,好歹也还算从容。现在都过7点了,看来今天上班是无论如何都从容不了的。

他搓搓脸,迅速上洗手间小解、洗漱,换上正装,也顾不上吃早餐,只是血糖偏低,一点不吃也不行,去厨房,习惯性地掀开蒸锅盖,母亲照例给他做好了鸡蛋羹和素菜煎饼,他拿了那煎饼,准备边走边吃,本能地喊声

小时候,他们两家住对门。她爱吃腌蜜枣。看他妈在太阳底下腌蜜枣,她上去抢着吃。他妈逗她:“蜜枣甜不?”她点点头说:“甜!”“那你吃了俺家的枣,就得给俺家当媳妇呀!”她马上皱起鼻子,做个鬼脸跑开。小小的他,却对大人的话,认真听,也认真记下。

她从小就是野丫头,他追着她做小保镖。有一天,她被鹅追着咬,他冲上去,鹅把他胳膊咬得鲜血淋漓,他疼得直哭,她也跟着哭。她忘戴红领巾,他把自己的摘下来给她,被老师罚到墙角站了半天。她想喝汽水,他把家里自行车的车把拧下来换汽水。他爱看她笑,爱看她笑时露两只小鲍牙。

初中毕业,她当了个体户,在自由市场卖鞋,腰上系着鼓囊囊的钱兜子。她说话漂亮,会做生意,一个初中生小妹来买运动鞋,被她热情地招徕过去。第二天,这小妹竟穿了双红色高跟鞋去上体育课。

他当了工人,在化肥厂搬化肥,衣服上尽是洗不掉的氨水味。他仍旧不爱说话,没事的时候,总爱到她摊位前站一会。那时正是春天,风里有青草香和花香,像情窦初开的味道。每次,他都放下一包蜜枣,偏说是他妈让捎来的。她看破不说破,吃着蜜枣,冲他一笑,露两颗小鲍牙。

见的世面多了,她的心像

“妈”,没有回应。往常这时段母亲会在阳台上眺望街上人来人往,难道母亲出去遛弯了?带钥匙了没有?他不由得有点发急。

母亲是半年前来京的。几年前父亲病逝,母亲孤身一人守在老家那幢红砖青瓦的老房子里,周遭已经没有几户人家了,而且居留的都是七老八十的长辈。他实在不放心,就和妻子商量着将母亲接来,母亲却死活不肯,说自己还能动弹,哪儿也不去。去年初秋,隔壁独居的老叔爷不慎跌了一跤,导致高位瘫痪。他唯恐母亲也出意外,终于铁着心接母亲过来。可是母亲待了不到一个月,就嘀咕着要回老家,他好说歹说,才将母亲留住。平常日他要上班,妻子带着儿子在海淀那边的学校附近租房陪读,家里就只有母亲一个人,确实还是有些孤单,他有点歉疚,自己成天忙忙碌碌,也没有时间陪陪母亲。这一早,母亲会去哪里呢?

一头野马,一般人驾驭不了。她扩大生意缺本钱,就按别人指点,找到款爷耿二。她既不怕场面,也不卖风情,一双黑眼睛瞅得耿二有点心乱。耿二带着戏谑把一瓶酒往她面前一倒:“这瓶酒,一口灌了就借钱!”她扬脖子就往下灌,眼看灌了大半下去,耿二一把抢下来:“一个大姑娘,也敢这么拼?!”最后,钱借到了,她住了好几天的医院。

耿二霸道了那么多年,刚的、柔的、辣的、赖的女人见了不少,她这样的还是头一次见,耿二对她上了心。两人之间半真半假的,有了故事。耿二老婆也是混过世界的女人,明知阻拦不了耿二,就开始和她打得火热,拉她拜了干姐妹。她也明事儿,处处都给耿二老婆留三分面子。

他听说了那些风言风语,人变得更加寡言。每每看到耿二开车拉着她招摇而过,他便把眼神瞥向别处。他碰上几个人在背地里讲她,听到不堪处,他上去理论,被人呛一句:“有本事,你跟耿二干去!”他就和那人滚到了一块。夜里,他不觉得伤口疼,只觉得心里疼得难受。

那个年代的暴发户,像雨后的笋,一拨一拨的。耿二投机倒把犯了事,被判了无期。警察找上她,她妈吓得不敢开门,她却若无其事地开了门任他们搜查,到底没搜去耿二放

Z

月光城 小小说

璇静斋

占位

要不要锁门?他犹豫着,万一母亲没有带钥匙怎么办?他早上一出门,要到晚上才能回家。他略一思忖,还是先给单位领导发个短信,说明一下今天可能晚到的原因。

正踌躇间,手机响了,居然是母亲打来的!母亲出门一般是不带手机的。不等母亲说话,他急切地叫:“妈,你在哪里?带钥匙没有?”

“带了。小春啊,妈估摸着你应该起来了。睡好了吧?你好好吃饭,吃完饭,就直接到地铁站的台子上来,妈妈为你在这边占了个位子呢。”她没有来得及告诉她的儿子,占位子这事还是昨天她从一位湖北来的老姐姐那里得知的,说能让自己的儿子早上多睡一个钟头,儿子在老远的公司上班,还时常要加班加点,累哟。她听了浑身一震,这个法子真不赖!就跟这位老姐姐相约着早上一起去给各自

的儿子占位子。此时,母亲守候在站台的一个车门旁,满是自豪,“小春,你坐电梯上来就能看到妈,妈就是队伍前的第一个!”

他瞬间被一股温暖的电流击中了,也顾不上说什么,只是一个劲地嗯嗯着,说:“妈,我马上出门了。”

“好好。这早上坐地铁的人可是真多哟,到处都浮动着头。”母亲的声音里溢满感叹。

谁说不是呢?地铁站这会子肯定是人流如潮。早上7:00-9:00是上班高峰期,地铁站为避免拥堵,防止踩踏事件发生,临时设置障碍让乘客绕行以分散人流,大家摩肩接踵,排队绕行进站,坐上地铁,前后至少要花费大半个钟头。

眼下,他就不用浪费时间排队了,可以快速地穿越人群,去找他白发苍苍的母亲。不用说,他猜定那闹钟也准是母亲悄悄往后多调了一个小时。

R

月光城 小小说

蒋冬梅

若非流年似流水

在她的一本账。

从那以后,她的名声不好了,过了相亲的年龄,还单身一人。他也一直不看对象,仍隔三差五给她送蜜枣。有次,正赶上她头痛病犯了,身边连个倒水的人都没有。他对她说:“你和耿二好的时候,我想过,你要是变残废就好了,没人要了,我去要你!”这话把她说怔了,房间里静得,仿佛能听见心跳的咚咚声。

他那会在厂子里干得风生水起,正要提干,因为和她的风言风语,提干的事被搁置了。他妈一夜之间变老了很多。当妈的最知道儿子的脾气劝也劝不住,实在没办法了,就来找她。一见面他妈就跪那了,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她明白当妈的一颗心,一把拉起:“你哭坏了,谁给我做蜜枣啊!”娘儿俩唠了一夜,也哭了一夜。从那以后,他再来,她就闭门一关,不让他进了。

不久以后,她突然结了婚,对象是一个木讷无言的教师。他坐公交车,迎面正碰上她,她还穿着结婚的红鞋。他看着她,眼睛里有怨,哽咽地问:“结婚了?他对你好不?”她点点头,冲他一笑。可他发现,她瘦得厉害,眼角都能看到细小的皱纹了。那之后,他也心

灰意冷,娶了一个开菜店的姑娘,过着不咸不淡的日子。

几年后的一天,他帮老婆往一家养老院送菜。远远地看到一个人坐在门口的石头上,脑袋变了形,大得吓人。他有些害怕,不敢再看。可刚走过去,就听到那人对他说话:“明子,你不认识我了?我是娟子。”他听了,像被雷击中一样,在那张已经变得陌生的脸上寻找着,一下子看到了,那两颗小鲍牙……

原来她从小就有的头痛病,是一种严重的暗疾。她的脑袋里早就长了肿瘤,后来越长越快,虽然是良性的,可手术后,肿瘤仍然疯长,她的脑袋变了形,像个大头人。慢慢地,大家都想不起来,她以前有多么漂亮了。

晚上回家,他吃着老婆炒的小菜,捏着一杯薄酒,有一句没一句地和他妈说着话。他妈正在弄蜜枣,蜜枣一颗一颗地码在玻璃罐子里,腌出了往事的颜色。

他说起遇见她的事。此时他的心情已经平复了,语气淡淡的,像在说一件稀罕事。他妈听了,却惊呆了半晌,手抖得拿不起蜜罐了。想起那年她们娘俩哭了一夜,她突然就流了泪,眼泪正落到了腌得发黑的蜜枣上……